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 附說

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近思録集註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近思録集註十四卷

國朝茅星來撰朱子近思録宋以來註者數家惟葉采集解至今盛行星來病其麤率膚淺解所不必解而稍費擬議者則闕又多彼此錯亂字句訛舛因取周張二程全書及宋元

近思録刋本叅校同異凡近刻舛錯者悉從朱子考正錯簡之例各註本條之下又薈稡衆說叅以已見為之支分節解於名物訓詁考證尤詳更以伊洛淵源録所載四子事跡具為箋釋冠於簡端謂之附說書成於康熙辛丑有星來自序又有後序一篇作於乾隆丙辰去書成時十五年葢殫一生之精力為之也其後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為二

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為事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輕重長短者也微權度則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

俾彼空跡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論光明洞達無黨同伐異爭名求勝之私可謂能正其心術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近思録集註原序

子朱子纂輯周程張四先生之書以為近思録葢古聖賢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實具於此而與大學一書相發明者也故其書篇目要不外三綱領八條目之間而子朱子亦往往以小學並稱意可見矣先君子默存先生嘗手録是書俾不肖星來受而卒業謂曰此聖道階梯也星來反覆尋繹久而稍覺有得頗思博求註解以資參討顧今坊間所行者惟建安葉氏集解而已楊

氏泳齋衍註則藏書家僅有存者星來嘗取讀之粗率膚淺於是書了無發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費擬議處則闕焉至於中間彼此錯亂字句舛譌以二子親承朱子緒論而其為書乃如此其他又何論乎然則彼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雖使有志於學得是書而玩心焉亦恐終無以得其門而入矣星來用是不揣固陋輒購取四先生全書及宋元來近思録本為之校正其異同得失其先後次第悉仍其舊本舛錯仿

朱氏論孟重出錯簡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也

本既定然後乃敢會萃衆説參以愚見支分節解不留

疑實其名物訓詁雖非是書所重亦必詳其本末庶幾

為學者多識之一助又仿朱氏論孟附史記世家列傳

例取伊洛淵源録中四先生事狀删其繁複為之註釋

以附簡端蓋是二書相為表裏且以見録中所言實可

見諸施行四先生固已小用之而小效也其與朱子有

未盡合處亦以愚見斟酌從違使會歸於一也蓋星來

悉心探討隨得隨記亦已有年期於是書粗有所補弃之篋衍以為後之有志於學者取焉康熙辛丑七月七日歸安茅星來序

近思錄集註附說

歸安茅星來撰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取十條外又遺文一條附錄一條

張敬夫曰朱子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朱子曰潘清逸墓誌叙所著書以太極圖為稱首則此圖當為書首無疑也然諸本皆附通書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盡意之本貴晦而不明而讀通書者亦不知綱領之在是也長沙通書本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如理性命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章目亦皆復其舊又曰漢上朱震子發言陳

搏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劉靜修曰朱子發謂周子太極圖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年僅十四歲安有親相授受之理子發蓋未之考耳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於乾道已丑已叙於通書之後矣其後八年為江州濂溪書堂記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公事陰陽語與圖說意合以詠學於希夷者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圖以發其秘又八年為通書後記則又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朱子亦於此未之考故其為說前後不一也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此與謂康節因其母舊為其

氏妄臧其七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為漫浮不根之説也與常嫓曰周子之學乃其自得而無所師授朱子發進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實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迹不相及也何由相授受哉

明道先生文集取四條又附錄三條哀詞一條

伊川先生文集取二十二條外又手帖一條　今按內除首卷喜怒哀樂未發一條見遺書而九卷卜其宅兆一條舊誤入遺書當歸正仍為二十二條

周易程氏傳取百六條　按晁昭德讀書志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今刻上下經各分上下為四卷陳氏曰伊川止解上下經其大言上象下象上象下象傳分附於各卦之中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序李鼎祚集解亦然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程氏經說 易說一條書說二條詩說三條春秋說一條論語說九條共取十六條 按陳氏謹謂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說止繫辭上傳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於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臨川譚善心元之既刻遺書文集復欲取諸經說別求善本讎校鋟木而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審校先刊其餘佚續刻云云明萬歷間嘉興徐必達始取經說易傳粹言與遺書外書文集合刻為二程全書猥兒呂氏取而重刊蓋即譚氏所定本也但按易說僅增入下繫乾坤易之門一條春秋傳增至哀公八年齊人歸讙及闡止豈譚氏本皆全增而今本或有脫落耶其餘三經則未有增益然愚按近思錄所取論語說有古之學者為已欲得之於已一條則止吾從下之說亦未必然見昭德讀書志稱論語說十卷然則陳氏所見時氏本蓋已非全書也又第三卷焊到問為學之方一條今本外書

然之則此書久非復朱子所訂之舊矣

程氏遺書　取二百九十六條　凡程氏門人所記二先生言行朱子彚為一編凡二十五篇題曰遺書云　今按内除第三巻學者先要會疑一條九巻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一條十二巻邢恕一日三點檢一條並見外書九巻十其它兆一條見文集而首巻喜怒哀樂一條舊誤入文集入第二巻敬義何別一條蔡呂本與上條分為二今並正之又第三巻如登山難一條歸入横渠語録共取二百九十一條

程氏外書　取五十條　其有雜收廣取或不能審其所自來者朱子彚為一編凡一十五篇題曰外書云　今按學者先要會疑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及邢恕一日三點檢三條舊誤入遺書今正之共為五十三條

横渠先生正蒙　取二十八條　今按第二卷將修已一條舊誤入文集當歸正為二十九條

愚按張子書未經朱子手定故今自正蒙文集易說語録外所傳寥寥嘗以晁昭德讀書志及宋史經籍志考之晁志惟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信聞紀一卷經學理窟一卷宋志則易說十卷詩說一卷經學理窟三卷祭禮一卷餘無聞焉豈當時相去未遠其書已多散逸不着耶今俗所傳理窟一書蓋明儒因晁宋二志中曾有是書而雜取正蒙大集諸篇以附會成之者非其真也

横渠先生文集　取十九條又行狀四條　黃瑞節曰張子文集諸經說語録皆其門人所記朱子取以入近思録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

今按内除第二卷將修已一條見正蒙使學者先學禮一條第三卷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一條並見語録又義理有疑一條栞本并心中有所開為一今照

宋本及楊本另繫卷末為十七條

橫渠先生易說取八條　楊時喬曰今本止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然按晁志謂其解甚界繫辭差詳與楊說不同葢晁氏時猶為全書至明始闕也

橫渠先生詩說取二條　按朱氏經義考云一卷今存但葉呂諸目無詩說今增入下樂說禮記說倣此

橫渠先生禮樂說取一條

橫渠先生樂說取一條

橫渠先生禮記說取二條　按朱氏經義考云三卷未見魏鶴山序云是編雖非全解而四

十九篇之目大畧同其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但其說多出正蒙理窟信聞錄諸書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

云

橫渠先生論語說 取二條

橫渠先生孟子說 取七條今按內除第二卷為學大益一條見語錄

橫渠先生語錄 取三十六條外又雜說一條今取第二卷如登山麓一條歸入張子語錄恰合黃氏八十條之數又學者先學禮及性與天道二條舊誤入大集為學大益一條舊誤入孟子說又第三卷讀書少一條葉呂本與下分為二第四卷心清時少一條宋本與下分為二今併并之又五卷末照宋本增入凡所當為一條共四十條

濂溪先生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英宗舊名宗實後立為太子賜名曙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道州本永州地唐平蕭銑置營州貞觀六年改道州宋隸荊湖南路紹興元年改屬東路今隸湖廣永州府營道縣省入州濂溪村落名按今道州學西有愛蓮池在濂溪書院之北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賜進士終賀州桂嶺令賀州宋隸廣南東路南渡後改屬廣西路今為縣隸廣西平樂府桂嶺本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今廢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蓋桂嶺一名臨賀嶺即五嶺之一也又一書云輔成作桂陽令多善政疑即桂嶺之誤贈諫議大夫治平四年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貴里樓

田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仙居宋淮西光州浙東台州並有之五品母妻封縣君母則加太字魏陳羣謂禮典婦因夫爵無婦人封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輔成先娶唐氏生礪唐早卒侍禁鄭爍有女先適虞部郎中盧卒歸輔成生周子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之歲月日仁宗天聖九年辛未先生年十五同母仙居縣太君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於京師向一作珦　龍圖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真宗景德元年建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甲科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以先生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

惇字因以惇名先生按盧郎中子亦名惇丈景祐三年丙子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按史宋制除授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法凡高一品以上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明年母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隋置潤州取州東潤浦為名開寶八年改鎮江軍節度政和三年升為府今因之按班志丹徒即春秋之朱方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名康定元年庚辰服除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洪州今江西南昌府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交稱之慶歷四年甲申先生年二十八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部統也屬也轉運使各部一路故曰部使

者猶漢書稱部刺史也南安軍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縣建屬江南西路今江西南安府司理掌獄訟勘鞫之事不兼他職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新進士及選人為之後改為司理

獄有因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王逵字仲達濮陽人天禧三年進士為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手板即笏也劉熙釋名云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禮玉藻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宋制文散五品以上則用象九品以上則用木武臣內職並用象朱子曰古者笏只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今官員執笏最無義理王伯厚曰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告身潘

誥作誥勅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蓋即今之誥勅也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因得不死六年丙戌先生年三十程太中公攝通守事攝猶兼也通守即通判也太中公以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故得攝南安軍通判事也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官故事當舉代郎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郎官並用知府資序以上人充未及者為員外郎二十四司者吏部司封司勲考功戶部度支金部倉部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也咸平閒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詔秘書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

請令兩省御史臺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月内具表附驛以聞遂著為令蓋亦欲如唐制每官闕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也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八年戊子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郴丑林反　郴州宋隸荆湖南路今隸湖廣縣廢　愚按逵於屬官守正不以為忤又能薦之則其賢於人也遠矣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初平旋卒子幼護其葬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皇祐

二年庚寅遷桂陽令桂陽縣亦屬郴州有蓮池相傳先生為令時所鑿在郴桂皆有治績至和元年甲午用薦者言以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大理寺丞者帶職以寄祿也元豐正官制以宣德郎换之自此凡省寺監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後倣此于慎行筆麈曰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以下選京官知縣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吏也與縣令不同愚按前為郴與桂陽者縣令也此則以京官知縣事也後倣此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汚善政為恥也嘉祐元年丙申先生年四十以太子中舍

僉書合州判官事尋轉殿中丞中舍潘延之墓誌作中書朱子行實作中書舍人愚按文獻通考唐東宮官屬有上舍人中舍人或謂之中書舍人孝和實錄王友貞為太子中書舍人則稱謂雖殊於義皆通合州宋隸潼川府路今屬四川重慶府簽判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宋太宗以諸州戎幕缺官選朝士補之俾分理事選人則為判官京官則為簽判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四解職東歸明年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虔州宋隸江南西路紹興初改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今因之隸江西先是先生在合州趙清獻公時為使者趙清獻公名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自祖湘始家於衢遂為西

安人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仁宗末公充梓州路轉運使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是趙公適來為守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趙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趙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乃乞補外出知虔州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八年癸卯英宗登極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尋移判永州永州宋隸荊湖南路今附為府屬湖廣四年權發遣邵州事馬氏通考熙寧二年詔轉運使用本資序人即充資序下一等為權二等為權發遣然按此則神宗前已有權發遣之例不始熙寧二年也邵州宋隸荊湖南路寶慶元年以理宗潛藩升府改名

寶慶今因之屬湖廣新學校以教其人先是卯之學在牙城中左獄右庚申酉弗稱先生至遷於城之東南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年五十二用清獻公及吕正獻公薦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清獻公時參知政事吕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河南人夷簡子也中仁宗慶歴二年進士官至司徒贈申國公宋太祖以藩臣擅有財賦不歸王府乾徳後僭偽畧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開寶六年廣南平除徐澤為判官轉運判官始此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瘴知亮反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之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任會有疾又水齧仙居縣太

君墓因請知南康軍以歸南康軍太平興國七年以江州星子縣建宋隸江南西路今江西南康府府治後有愛蓮池相傳周子鑿池種蓮於其中而改葬太君於江州德化縣清泉社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葬畢曰强起而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强區兩反紱印組也上南康印分司南京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以太祖舊藩宋州歸德軍改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建為南京作鴻慶宫以奉太祖太宗聖像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比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為意少好並去聲比必二反餰同饘諸延反力不能反故鄉廬山之麓

有溪焉廬山在九江府城南距南康府城北十五里麓山足發源於蓮花峯下峯在九江府城北晉董奉常隱於此北清潔紺寒下合於湓江湓音盆湓江即湓浦在九江府城外接於大江故謂之湓江晉志作湓浦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焉今九江府城南有濂溪六年清獻公再尹成都英宗時清獻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熙寧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特命公以大學士知成都是再尹也聞先生之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仙居縣太君墓左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所著書

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朱子曰易說世無傳本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易通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字而為今名始於何時耳

寧宗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賜謚曰元謚法主善行德曰元

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

明道先生程氏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遂氏國語觀射父語昭王曰重黎氏世叙天地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太史公自叙亦云喬伯疑即休父字然未詳其出何書也顧氏曰左傳襄二十三年稱鄭僕於公注鄭亦荀氏宗可見晉之程氏乃荀氏之別不與休父同出今既祖休父又祖程嬰則誤矣朱子註論孟如太公

姜姓呂氏名尚別姓氏甚明至子夏姓卜子貢姓陳之類皆以氏為姓齊宣王姓田氏則并姓氏而為一矣自鄭漁仲始著氏族畧前人多未講此愚按朱子語類謂姓是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然則朱子於此未嘗不明特以無關義理不暇致詳耳

世居中山之博野

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中山記曰城中有山因名漢高帝置中山郡後魏道武帝改為定州後周以深州博野屬馬唐因之太平興國初改定州為定武軍節度慶歷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永寧即博野也政和三年升為府賜名中山屬河北西路博野漢涿郡蠡吾縣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宋雍熙四年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軍屬河北道宣和十年廢為博野縣靖康後陷於金按今定州屬北直真定府博野屬北直保定府博野有二

程先生祠定州至洛陽一千二百里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葬河南遂為河南人先生生於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之歲月日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任平聲釵初皆反任氏贈大理寺丞諱道之妻封長壽縣太君明道集有程殿丞墓誌銘殿丞諱瑜字叔寶即其子也叔婦人歧笄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強記過人強區兩反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敬

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

以女妻音娶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按明道集有彭公墓誌　按思永為中丞時因歐陽公有帷薄不修之謗遂以告蔣之奇上章劾之帝詰問辭窮坐貶則思永之為人可見特其能識明道於髫齔中為不可及耳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年二十五中進士第是年歐陽文忠公知貢舉御試及第出身者凡七百七十七人是科程張二先生外如二蘇曾子固朱公掞乙科呂和叔其最著也先是貢士張吳二人以殿試黜落積怨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自此殿試遂免黜落

調京兆府鄠縣主簿調去聲鄠侯古反或作扈　朗選也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府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以雍州為京兆府宋初為永興軍宣和二年詔復稱京兆府按朱子詩傳則鄠即古崇

國之地而文王滅之以作邑於豐者也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證佐不能决先生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南山即終南山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幽幽南山註南山終南之山則亦以終南為南山也亦名中南孔穎達云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

一名中南也劉長樂曰終南在鎬京之南故曰南山胡氏曰按鄠長安之西南皆曰終南山鄠縣在南山下北至長安城六十里

歲傳其首見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使語其僧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游定夫曰先生董役雖祁寒盛暑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

畢事興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稅者以賄攢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文身者謂皮刺其肌以丹青涅之所以文飾其身也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州將謂知州也聞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當路者欲薦之

問所欲先生曰爲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按唐桓彥範爲陽嶠爲御史武以爲嶠不樂搏擊之任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其見頗與此合）再朞以避親罷（時太中公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也）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元古金陵地唐肅宗上元二年改今名）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其美田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爲去聲）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

均稅法慶歷中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既而有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嘉祐五年復議均稅遣官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亦在遣中獨以為不可行纔均數郡田而止邑官不足葢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劇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陂布眉反溉吉器反澤障曰陂溉灌也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由府轉達漕司漕司轉運使也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

可
調去聲調算度也先生曰如是則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
比必二反文下令本無移字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八年癸卯先生年三十一仁宗登遐
記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爾孔穎達曰言上升已矣若僊去然也陳氏曰登升也假與遐同言

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循行之行讀作去聲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也愚按魏孫毓云謚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據此則陳說非也唯所釋登遐較鄭孔說為優

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時王贄知府事先生曰請至夜除之不然則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除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顧亭林曰君喪之禮戰國來已久廢漢文帝乃特著之為令然詔但云吏民三日釋服蓋吏民於天子之喪當齊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世謂以日易月初未嘗概之臣子又云殿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

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葬皆斬衰及已葬而大功而小功而纖以示變除之漸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已葬變為輕服則又三十六日此所以制其臣子未嘗以日易月也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為初崩之後二十七日而宗仁宗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蓋變而逾短不與追咎夫漢文之作俑矣胡致堂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晉武帝既為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又在喪頻出遊幸與門庭之冠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學與稽古之臣以輔之使高祖至性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教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茅山有龍池

茅山在江寧府句容縣東

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令名恩按茅山本不在上元因長吏使往請龍故及之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蜥音昔蜴音易　顔師古曰爾雅云蠑螈蜴蜥蝘蜓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在澤中者謂之蜥蜴祥符中中使取二龍中途乃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按伊川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使非義理既到茅山岦軔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復為小兒玩之致死此為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廣南亦有此蟲其形狀同但齧人有害不似茅山不害人也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自此鄉民子

弟不敢畜禽鳥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先生假公僕掘桑白皮師直名景温師宰名景平其先陳郡陽夏人以父絳知鄧州卒於官葬焉遂為鄧之穰縣人皆進士後師宰官至秘書丞卒桑白皮者取桑嫩根用銅刀刮去青黄薄皮一重取裹白皮切焙乾用也先生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陶弘景名醫别録云采無時出土上者殺人但江邊多出土不可輕信按原書無見日二字蓋出土上者必見日師宰以但云出土意猶未明故加見日二字以足其意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如此再朞移澤州晉城令澤州宋屬河東路今隸山西宋白曰取濩澤為

名晉城在州城東今廢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其俗樸野不知學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朝夕督厲誘進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其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知有恥不犯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邨某人也問之果然蓋先生固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

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按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但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其價翔湧　按司馬溫公言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餘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蓋溫公但就米而言其實他物都如此先生常度所需使富民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眾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紓舒通用　移運移也近邊謂近地之邊也按宋以前漕輓皆以民運隨處儲倉轉相遞送又時西夏叛服不常河

東地近陜西故往往留作邊儲富民即晉城之富民也預使於邊郡儲粟以待則就糴而價不甚高民不必載粟以往矣故費省力紓邱瓊山謂漢唐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至明始用長運之法然愚按馬氏通考謂宋自蔡京從曾孝廣策始更四路轉般為直達京師之法而漕法始壞則長運不自明始也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雜納錢謂民間所納之雜税也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令先生自謂也言令自用見非國之正課也不敢私指借以補助民力而言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

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仁宗康定初詔河北河東添籍強壯皆以時訓練慶歷二年籍強壯揀十之七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義勇者籍其民強壯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按韓魏公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今觀明道為之而晉城之民遂為精兵亦可見韓公之言信而有徵也然韓公欲刺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公力爭不聽後卒為陝西之患其故何也蓋治得其人則兵精而民不擾不然則徒見其擾民而已溫公語韓公有言公長在此地可也嗚呼人不可以常得而法已一作而不能以復止矣可不慎乎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

官有母死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按碩氏曰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宋紹興間監登聞皷院范同言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而吳縣尉黄震亦言傷風敗俗莫此為甚今且習以為常恬不知怪悖謬喪心一至於此豈不哀哉

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訴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後劉立之官晉城距先生之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故曰守

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正獻公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裏行者資序未至未正除監察御史令於監察御史班裏行也鄭夾漈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令任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髠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為糾察之官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　按唐馬周起布衣詔命於監察御史裏行蓋未命以官故命於御史裏行後遂以裏行名官時神宗熙寧二年已酉而先生年三十七矣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

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春秋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宋名司天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約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輒削藁不以示子弟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按外書明道見神宗論人

才上曰朕未之見也故先生云然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神宗嘗問所以為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一日神宗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會同天節英宗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以所生四月十日為同天節宫嬪專獻竒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月令曰毋或作淫巧以蕩

上心此先生用執政以宮嬪為之為典傷故特引以見監工所以戒百工者如此此固不必其出自上意也公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蓋麥熟於夏而正月放之禾熟於秋而五月放之至

其熟而斂之也每錢千文加利二百文如災傷及五分以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歐陽文忠公嘗言夏料錢於正月依散猶是青黄不接之時若秋料於五月依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耳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欠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初陜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内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曰青苗錢經數年廪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恵倉錢穀依陜西青苗錢例朱子曰青苗之法其立意亦未嘗不善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也

賣祠部牒

宋制祠部掌諸州宫觀僧尼道士童行住持教門事務牒僧道度牒也文獻通考云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

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名人納米或錢賑濟續通考云時歲河決知諫院錢公輔建議也差

提舉官多非其人

熈寧二年置諸路提舉官時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使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民間苦之

及不經封駮

唐宋制門下省給事中主封駮詔勅有不可者封駮還之駮還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駮不經封駮者如神宗初立司馬光罷御史中丞呂公著封還除目詔以告直付閤門熈寧三年光以言不用力辭樞密副使詔允光辭收還詔勅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之類是也按顧氏曰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後漢鍾離意為尚書僕射數封還詔書自是封駮之事多見於史而未以為專職也唐制凡詔勅俱經門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

還而給事中又有駁正違失之掌著於六典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六月戊寅始復給事中封駁而司馬池猶謂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明代雖罷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故給事中之品卑而權特重萬歷時九重淵默泰昌後國論紛紜而維持禁止往往賴抄參之力今人所不知矣

京東轉運使剥民希寵不加黜責

謂王廣淵也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蘇轍極言其不可安石曰君言殊有理當徐思之會廣淵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先生與諫官李常極論其抑配掊克迎旨困民不聽　按廣淵在仁宗時因近

昵獻文於英宗潛邸司馬公論其文結夲競世無與比則其為人固可見矣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等十餘事以上乃章數十上中之切要者伊川不能悉録其詞而撮其大旨如此其詳並見文集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按遺書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令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却為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又外書伯淳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

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而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而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日久自綏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闔門謂閉門不復視事也神宗將黜諸言者命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

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澶州於石晉為鎮寧軍節度崇寧四年建為北輔五年升開德府宣和二年罷輔郡仍隸河北東路金改為開州元明及今並因之屬北直大名府　胡身之曰唐澶州治頓丘縣自晉李存審築德勝南北城及石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於德勝以防河津且備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筦與管同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

平反重獄反音翻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河清宋西京畿縣名埽兵皆給他役惟河清兵以汴河所隸故不他役程昉開封人累官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十年以河決不白水災憂死埽堤岸竹木為杩以葦及秫稭實其中和土以捍水也今黃河有之河流派別於魏州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至德滄入海神宗熙寧二年浚二股河以導東流蓋司馬溫公請用宋昌程昉之議也韓魏公以為不可惟溫公力主之七月二股河通大河東流而商胡河北流稍塞蓋東流者自滑恩經德滄入海之路北流者商胡河乾寧入海之路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

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曹郡小吳並埽名熈寧四年八月河溢澶州曹

邨埽決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侯於河橋帥即知州也劉渙字仲章保州保塞人連州刺史文質子與兄滬並有名於時歷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河橋即河石晉天福六年德勝口所作浮梁也先生謂帥曰曹邨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京城謂大名府城也仁宗慶歷二年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沮其謀帝從之以大名府為北京故曰京城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也按軍分左右廂唐已有之但唐於南北牙禁軍亦謂之廂兵如景雲初以臨淄王押左右廂萬騎開元中勅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至德初擇善騎射者千人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魚朝恩以神策軍

分左右廂之類皆謂禁兵其左右廂兵馬使則鎮兵之廂也與宋制專謂鎮兵為廂軍者不同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以更番戍邊者也宋制諸州長吏選所部内兵驍勇者教習訓練送闕下以備宿衛立更戍法使分番屯戍捍禦邊圉故諸州皆有禁兵其餘留本城者謂之廂兵雖本城時或戍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決隄謂河所決之隄也是時廂兵已在決隄即下文士卒是也故授之以印使聽指麾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耳爾知曹邨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命善泅者銜

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汩古忽反從日月之日或作汩衙一作遲　汩沒也卒終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邨之下復決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謂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按熙寧十年大決於曹邨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淮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布省費之賞未嘗增

修隄岸令日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適年決口塞詔改曹郵埽曰靈平五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宋制三年而郊郊必先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為常制伊川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邱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親罷歸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時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宮崇福宮在嵩山故先生求監局以便歸養也宋以河南府為西京竹木務掌受諸路水運材植抽算商販竹木以經營造句當官一人以京朝官充范氏曰先生自此居洛殆幾十年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丏遷秩特改太常丞顔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

也晝日月馬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者尊大之意也按漢景帝中六年改今名

會修三經義神宗語執政曰程其可用執政不對

熙寧六年三月置修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三經義以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名明道預其事安石不可熙寧八年頒之學官以取士先儒傳註盡廢

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

彗音遂見音現　彗妖星爾雅彗星為欃槍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形象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參參如埽彗長星有一直指或竟天或三丈二丈無常占法彗孛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管子彗星見則修和翼軫南方鶉尾之宿翼二十二星軫四星楚荊州分野按熙寧八年十月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又有星孛於軫帝以災異數見

避殿減膳 按是疏不見文集 元豐元年戊午還朝神宗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 宋謂開封府為府界扶溝其屬縣也今屬陳州府 二年二月以右府同薦除判武學 宋以中書樞密為二府中書主文居左曰左府亦曰東府樞密主武居右曰右府亦曰西府又或以樞密為省府云樞密薦先生知兵故命判武學慶歷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五年六月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 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 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潤趣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時顧臨權開封府推官亦以為言故罷呂正獻公言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武學未為仕官要津而小人斷斷以為不可直欲沮梗正路耳不聽 先生為治專尚寬

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復盜患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脇同脅　廣濟河名舊名五丈河自汴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故名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蔡河即浚儀縣之琵琶溝也宋三朝會要曰蔡河即閔河也太祖建隆元年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民河脇以威力迫脅也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

而處之使以挽舟為業挽舟南人用麻繩北人以竹為之名曰百丈陸放翁曰蜀人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饑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良善之民悍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司農卿掌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漢初置治粟內史景帝改曰大農武帝加司字四等謂計民貧富分四等輸錢所謂免役法也畿內獨止第三則下戶得免蓋以稅重故役少輕也達通也謂通天下之戶皆以四等輸錢也　按太宗太平興國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分諸州户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則此所云達户四等者乃宋初差役舊制耳王安石免役之法則分為五等輸錢故其上五事劉子於免役之法云不得其人而行五等必不平募役必不均而判司農寺鄧綰曾布亦言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俱明明自云五等矣且青苗保甲諸法並以五等為則此云四等疑誤

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振貸振貸見漢書顏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成立也俗從貝作賑非鄰邑

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獨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内侍都知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供帳之帳古通用張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以父任補入内黄門熈寧三年十一月立保甲法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

獲以賞格從事諸州籍保甲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方氏云供帳謂供具張設也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御食飲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並只用張字皆謂張設也愚按史記註張晏曰張帷帳也觀下文謂令有故青帳則此似當從張說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令或作令令先生自謂也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

之耶遂自經經縊也孫愐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經其頸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刭

元豐三年官制改按宋制臺省寺監官無定員無專責悉皆出入分蒞庶務其本司之事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特旨供職亦不任其事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論者以官制淆亂每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改其制六月詔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張誠一領之九月頒行馬氏曰宋大率以職為階官以宰執言之如吏部尚書為階官同中書門下平章為職禮部侍郎為階官參知政事為職之類是也然所謂吏部尚書禮部侍郎者未嘗專有所繫屬治其事則為職不職其事則為階官猶云可也獨選人七階則皆以幕職令錄之屬為階官而幕職令錄則各有所係屬之監司州縣遂至有以京西路某縣令為階官而為河北路轉運司勾當公事者有以陝西路某軍節度判官為階官

而為河東路某州州學教授者有以無為軍判官為階官而試秘書省校書郎者其叢雜可笑尤甚元豐時未暇革正至崇寧二年刑部尚書鄧洵武極言其事遂以承直郎等七階換之七階者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通仕登仕將仕也政和間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廸功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時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也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私田為稅官田為租改稅作租則是官田也官田不得私自賣易今聽賣易故云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曰民願服

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增租承改税作租而言奪田承賣易如私田而言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會先生罷括地官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耶令不敢違數日而事集扶溝地卑歳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嘗曰以扶溝之地畫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

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interface
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
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
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
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
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鄰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
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
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

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汝州今屬河南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韓康公名絳字子華真定靈壽人初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第三人王安石薦之入相封康國公留守司掌宮鑰及京城守衛修葺彈壓之事畿內錢穀兵民之政宋制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宋太祖自潞州還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故洛亦有留守以執政從臣充先生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宗師字傳道第進士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兵部曰今日朝廷

之事如何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果皆如所言 朱子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乃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茍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自是正理也然亦須有明道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不然而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

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

亡何名先生為宗正寺丞宋制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缺則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元豐更官制詔宗正寺除長貳外更不專差國姓未行

以疾卒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以是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子二端懿端本按明道次子端懿早卒故不書今明道集有程邵公墓誌可考也但太中自撰墓誌諸孫中有端輔早亡無端懿豈端輔即端懿耶

寧宗嘉定十三年謚曰純謚法中正精粹曰純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按伊洛淵源録云韓持國撰明道墓誌不傳於世韓氏家乘經亂不存然按今宋文鑑中有韓撰明道墓誌蓋朱子偶未及見耳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於仁宗明道二年癸酉月日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永州寧遠縣有舂陵山舂水所出漢封長沙定王子為舂陵侯於此今有舂陵城道州本永州地故曰舂陵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按今疏稿見文集遊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論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海陵宋縣名屬泰州今省入州

胡翼之先生名瑗皇祐四年為國子監直講

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呂希哲字原明正獻公長子以恩補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官元祐六年以范淳夫薦為崇政殿說書尋擢右司諫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立名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舉進士謂有司以進士舉先生使入京待禮部試非如今之既及第而後謂之進士也嘉祐四年已亥先生年二十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初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下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嘉祐二年十二月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州長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不若裁其數而屢舉之也於是詔間歲一舉士故嘉祐二年舉士而於此復舉也英宗治平三年

以胡宿言改用三年一貢舉之制　按史謂殿試自嘉祐二年免黜落然伊川獨報罷何耶　蘇文忠公嘗言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謬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然則至後來乃始并雜犯亦免黜落蓋其初固猶未必如今盡賜及第也

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原註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英宗治平三年九月中公知蔡州將行言先生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望以不次擢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明道所薦者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嗣

位門下侍郎司馬温公尚書左丞呂申公及西京留守韓康公上其行義於朝

原註按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言先生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餘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葉氏曰宋元豐官制本唐六典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司馬温公名光陝州夏縣人仁宗寶元元年進士官至左僕射贈温國公謚文正

十二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汝州團練推官階也西京國子監教授職也以汝州之官而任西京

國子監之職馬氏所謂官制叢雜可笑而元豐時猶未革正者也按圖練推官後改為從事郎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祕從示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按太祖開寶三年王昭素召見便殿令講乾卦及問以治世養身之術然後授國子監博士以衰老不受賜致仕又真宗咸平五年种放以張齊賢言召至以幅巾入見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然後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觀此則祖宗時布衣被召皆先入見而後授以官者故先生引以為言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

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祗音夷反從示與從禾從衣者别祗敬也言敬以應經筵之使令也與閤門祗候之祗同使伺上在宫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原註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

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畢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按文集謂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蓋緣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别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元豐官制以通直郎換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仁宗景祐元年正月置崇政殿說書日輪二人祗候按文獻通考引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傅簡公佳話云太祖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然則是官固不始於仁宗也蓋或中間嘗罷去而仁宗復置之耳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六參日謂一月六赴

朝參之日也元豐官制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為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為六參官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為朔參官望參官蓋常參日太數朔望參日太疎故請以六參日也 按下註步不離正人及間日一講為益少之語則間日進講程子尚以為未盡此乃請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者蓋程子因時以暑熱罷講不得已而為此說耳非欲以此盡正君之道也故下文請俟初秋令講官輪日入侍則此但就四月罷講時言之可見矣

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

先是蔡確因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遂深探其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疑容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看詳學制云孫覺字莘老高郵人官至御史中丞顧臨字子敦會稽人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侍

讀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
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按文
集謂如胡瑗張載邵雍輩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
吏造門求見延請居於堂中不獨學者得以矜式又以
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之古人復博採今
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無其人則虛之鐫解額以去利誘鐫子全反解居隘反去上聲詳見治法卷省繁
文以專委任省所井反按文集三舍升補舊專據文簿計較等差今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
擇但取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聞於朝廷更不須繁文勵行檢以厚風教行去聲按文

集謂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惡薄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今立法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及置待賓吏師齋文集中不詳具制立觀光法按文集四方士子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如是者亦數十條詳見文集原註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經筵六月上書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跬若委反

禮祭義作頃　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盍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

間音閑亦音諫行音杭　唐制隻日視朝雙日謂之間日宋庠謂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間日蓋即宋庠所云假日也按仁宗初詔雙日御經筵後以王曾言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可見雙日講讀猶仍唐制隻日則其特典也至元豐官制始以雙日聽政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邇英閣輪官講讀然則此所云間日一講及四月至中秋罷講皆指元豐之制而言也然按治平元年九月重陽節當罷講呂中公司馬溫公言仁宗時無事常開經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則此當英宗時已有之至元豐

遂著為令耳故程子論之如此

旦夕承弼厥辟見周書冏命篇

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按文集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

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

邇英閣名在崇政殿西南景祐二年建邇英者以具為燕閒親近儒臣之所故名

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

延和便坐殿也在崇政殿西北向

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登聞鼓院宋初改名匭院太宗雍熙元年復今名又按宋初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諫正言馬氏通考曰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與前所聞異未詳孰是　又按宋制鼓院之外別有檢院隸諫議大夫凡欲上達者先經鼓院進狀或為所抑則詣檢院並名登聞按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後鄭不從以為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

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賈公彥釋之以為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也又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置之外朝門右凡煢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又朝士右肺石達窮民沈括曰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存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但漫剥不可讀蓋伸冤者擊之如今之撾登聞鼓也　先生

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詐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原註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粜院之類夷甫一切受之及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不

受人亦不以為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石林葉氏曰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耳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

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等以為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以上三疏皆二年所上蓋因前諸疏而類敘於此以見先生重道正君之意先生在經筵以下則又統就其為講官時歷言之也　按外書三月二十六日戊寅伊川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謂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

修邇英閣多置軒窻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壁畫未知何所也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文潞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窻前簾設朱幞障日殊寬涼矣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

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按遺書先生講君祭先飯處因説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禄必思何所得爵禄來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君之處便説初内臣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録後來見説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切不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説不妨又外書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

已欲恐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後唐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常以自誦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元祐元年司馬温公言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特起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起經筵或問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漱先奏反又平聲螻盧侯反蟻語綺反經史通作蛾亦作蟻言一起行一漱水必避螻蟻也因請之曰有是

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檻軒前欄也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原註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朱子曰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可為後法則但註其下云或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則得之矣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哲宗初名傭後立為太子賜名煦按遺書乃講論語南容三復白圭章也胡氏曰唐宋人率稱東宮及諸王邸第為藩邸謂藩國邸第也顏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

歸至也愚按地官司關註征廛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具出布如市之廛然則以旅店為邸舍自漢時已有此稱梁徐勉戒子崧書亦有興立邸店語後人據師古註遂謂惟藩國朝宿之舍乃得稱邸非也蓋邸至也凡所歸至皆得稱邸耳

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按曲禮卒哭乃諱生者不相避名春秋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也唐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如民部李世勣之類至崩後始改民部為户部世勣則去世字稱李勣胡氏曰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然如春秋所紀則有不諱者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

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謂臨文不諱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

此元祐元年冬至也自神宗之崩至此連閏月二十有一月矣具不除喪者按宋制外庭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服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蓋君服三年而臣下則猶依漢制也此所云喪未除及下文除喪者皆指宮中三年之喪而言也

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

程子又言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及除喪

按喪服不數閏則除喪當在元祐二年六月此蓋因上文所言而類及之也

頎

氏曰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日禫從月樂之文謂為二十五月鄭玄據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為二十七月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按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為得並見魏書禮志今制從鄭氏說朱子曰看來當如王肅之說為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為當

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按除服而開樂置宴蓋故事也范淳夫言如此則似服除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其意蓋與此合

經筵承受張茂則

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官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崇慶太皇太后宮名元祐元年建楊遵道錄作長樂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疹止忍反疹瘾疹皮外小起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

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憸思廉反行去聲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與弟武仲平仲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官至左諫議大夫憸利口也貪黷請求奔走交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原註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按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皆王安石增置之以處異議者葢閒局也神宗亦往往以處監司郡守老不任職者不限員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按宋目常參官曰朝官祕書郎而下未常參者曰京

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乞歸田里三狀並見文集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以三乞歸田里不報故不敢復以為請而但請致仕也今二狀並見文集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三月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原註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時適蘇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静簾中入其說令只與西監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官至户部侍郎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崇福宫在嵩山熈寧四年詔宫觀嶽廟留官一員餘聽如分司致仕

例從便居住　未拜以疾尋醫　時伊川腰胯為患故尋醫今有申河南府乞尋醫狀見文集

元祐八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時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　哲宗紹聖元年二月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於永厚陵故先生在陵下而苗履於此見之也履殿前副都指揮使授之子也累官捧日天武都指揮使　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宋諸帝陵寢皆在永安邑境故先生云然永安舊本為鎮屬鞏縣宋景德四年以陵寢所在升為縣屬河南府今仍省入鞏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涪音浮　涪州宋隸夔州路今屬四川重慶府編管者言編之冊籍使有

所管束蓋即今之安置也按今律凡流必加杖一百其中復有不杖流者安置其一也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有是竄先生至涪即普静院闢堂註易黄庭堅扁曰鉤深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公孫文簡公琳孫也博野人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原註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即可見矣又曰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峽音洽峽州古夷陵地周武

帝以扼三峽之口故名即今荊州府夷陵州宋隸荊湖北路按宋有夷陵縣即峽州屬邑也今省入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按四月朔日食詔赦天下元豐官制以宣德郎換著作佐郎大理寺丞還洛原註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耳按楊遵道錄云某在先朝皆知某者也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只是憐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須領他朝廷厚意受一月料

錢然官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略與供職數日然後惟吾所欲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原註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未久即嘗致仕也未詳愚謂追所復官指通直郎判西監而言致仕則指前宣德郎任便居住而言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原註云已追所復官又云叙復過優優未詳愚謂叙復指前復宣德通直而言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原註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龍門山名在河南府城西南括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耳禹誘云伊闕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禹所辟也酈道元水經注云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然伊水歷其間故名伊闕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漢書董仲舒傳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元豐官制以宣義郎換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按是年正月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帝以星變避殿損膳中書侍郎劉逵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復謫者仕籍故先生得復官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革吉逆反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著直酌反

力疾者疾之甚而勉強為力也　原註門人一作郭忠孝尹子曰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然按史忠孝後為永興軍路提點刑獄金人犯永興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極守禦之備城陷不屈死然則忠孝豈肯畏黨禍者尹氏所言疑傳聞之誤陸務觀曰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疾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錄尹氏所言恐未足為據也　其人未出寢門而

先生歿學者謂之伊川先生子二曰端中曰端彥寧宗嘉定十三年謚曰正謚法廉物從之曰正理宗淳祐元年追封伊陽伯或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

利也遂止伊川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利乎

呂東萊曰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所以三代已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須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為祿是故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邊陲國用不足於是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自漢至唐惟五銖開元最為得中本朝初用開元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開元之法一變而錢皆惡薄不可用不知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彼識見短淺者但以鑄錢所入

多為利而不知使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惜銅愛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公上此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便惡薄則姦民利之私鑄紛起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足知此自是不易之論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

解音械　後漢以河中府解縣置州宋復為縣與安邑並隷陝西路河中府今解復為州安邑在州東五十里隷山西宋白曰即夏鳴條之野有鹽池之利楊佺期雒陽記曰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前漢志池在安邑西南直價也按上蔡語録云時議增解鹽抄價六千為八千云　按今河東鹽池在條山之麓環池築墻周一百十六里池之東西南三面皆不生鹽惟北面墾地為畦引池水灌之謂之種鹽須俟南風烈日吹曬使水耗池鹽方就如南風不起或遇陰雨則鹽不成三月至七月為晒鹽之候餘月封閉文獻通考云宋制顆鹽

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户民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户歲種鹽千席解縣池減二十席席一百一十六觔半又曰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煮者曰末鹽出瀕海又按宋史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鬻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盬周禮作苦鄭云杜子春讀苦為盬又按歐陽文忠公跋唐錢義方鹽宗神祠記云尚書郎張席自言家寓解州為余言安邑解縣兩池鹽事云夏月南風來池面紫色須臾凝結如雪土人謂之漫生鹽而兩池歲役畦夫數百種鹽公私耗斂而州縣吏緣以為姦利棄漫生鹽不取誣其苦不可食又云前世鹽皆自生開元中姜師度為河中尹而鹽池涸始置鹽屯後遂有畦夫營種之課席因上書論漫生鹽之利官遂罷畦夫而議者或害其事乃曰漫生鹽味苦不可食又暫結役銷不可畜今觀義方之記以謂陰陽調和鬼神驅遣不勞人而櫝

其利與夫鑿泉煮海不同乃知唐世鹽非營種為決可信歐公非妄語者姑附記於此以俟博物君子王伯厚曰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析望之守作俑於齊至漢二十倍於古考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監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沈氏筆談曰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俗謂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而成鹽其北有堯梢水一謂之巫咸河如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之患築大隄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呂伯恭曰自管仲始

興鹽筴以奪民利天下之鹽皆入禁榷而具利惟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自贍一方之用於大農國計不與今就宋論之其出於海者惟淮鹽最資國用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鹽盡出於解池然南方之鹽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鹽有契丹西夏之鹽常相參雜解池之鹽味不及西夏價直又西北之鹽較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之利故國家每於此措置關防

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熈寧八年卒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富韓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中天聖八年進士以司徒封韓國公元豐六年卒贈太尉謚文忠並仁英二宗時當國

及温公大變熈寧復

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

按哲宗元祐元年温公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蘇子瞻謂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二害輕重蓋畧等范堯夫亦謂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温公不從論者以謂温公忠直有餘而通達不足但見安石新法之害民而欲盡變以復祖宗之舊故也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元祐五年以論差役未便者甚衆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役法具利害以聞　呂氏曰差役去衙前之重役顧役去寛剩之過數則二法皆可行又曰熙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其善者固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顧役之法去多取之弊而度差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户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

不可乎新經字說可廢而罷諸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熙豐之舊人獨務盡去熙豐之舊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

邵氏曰吳蜀以顧役爲便秦晉以差役爲便

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陸氏曰梗概猶言大段大約枝葉綴於梗斗斛平於概故云

橫渠先生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

大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父廸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

涪州漢涪陵縣地隋置涪州在長安南二千三百五十里

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居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

郿音媚　旅寓而居曰僑鳳翔即漢扶風唐至德元載敕改扶風爲鳳翔郡在長安西三百五十里郿在

府東南九十里史記封棄於郃即此先生生於真宗天禧四年庚申之歲月日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邠州名今屬陝西西安府寅喜談兵先生悅其言慨然以功名自許按鼂氏讀書志有張子注尉繚子一卷蓋是時作也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年二十嘗以書謁范文正公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中真宗祥符八年進士乙科父墉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卒公時方二歲母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川長山朱氏以朱說名登第後復姓改今名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

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先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

文潞公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諱及宋翼祖諱改馬然按敬從攴不從文此誤改也中天聖五年進士以太師致仕黨論起貶為太子少保紹聖四年五月卒復官謚忠烈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丁酉先生年三十六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祁州宋隸永興軍路今屬北直保定府司法掌議法斷刑宋制凡軍州二萬戶設曹官三員不滿二萬置録事參軍司法參軍司法兼司戶不滿萬戶止置司法司戶司戶兼録事參軍戶不滿五千止置司戶兼司法及録事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丹州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其政績詳治法篇後凡散見近思録諸卷者不重出放此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間長張兩反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其時命某告

其事聞否聞則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陸氏曰顧公國寶宰平湖民有犯賭博偷盜不孝諸罪者既如律治之則記於册朔望召其父兄鄰里而詢之能改過否不蹈前轍否衆皆言其無他也則喜而遣之莫對則量笞之此法甚善民之善惡官府常能記憶而教導懲戒之則自然漸格矣如京兆王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嘗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頗有從之者樂音洛　王樂道名陶京兆萬年人第進士累官御史中丞　宋史曰陶始為韓琦所知驟加奬拔在御史時頗能識切時政及為中丞則承望風旨攻琦如仇讐欲自取重位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帝亦薄其為人不

復用時陶以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在英宗之初蓋猶其未變節時也又按歐陽公謂陶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與之爭議絳終得罪據此則奬抜陶者乃絳也非魏公也

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事 渭州宋初隸秦鳳路慶歷元年置涇原路徽宗政和七年升渭州為平涼軍金置平涼府元明及今因之

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賛助之力為多 蔡子正名挺正宋史作政應天府宋城人神宗初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鉦鼓之法甚備諜告夏人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然挺為人譎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

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中神宗憫之起為樞密副使蓋其人固不足取也

並塞之民嘗苦乏食並蒲浪反塞先代反並猶旁也近也服虔云依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帑他郎反帑金帛藏也又屬霜旱屬之六反屬會也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為用戍兵謂禁兵也宋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然往往兵將不相識而緩急不可恃宋兵力之所以耗弱者實由於此故先生言之 按熙寧三年議者有見於此因部令諸路將官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而後遣馬虔不至如張子所云徒往來不可為用矣然司馬溫公又言祖宗朝分番出戍者欲使知山川險阻也

自置將以來惟是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嬉遊養成驕惰歲月滋久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二十餘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因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使州郡平居武備有餘然後緩急可責以守死諫議大夫孫覺亦以為言於是稍省諸路將官然亦不能盡如光等言蓋此猶戍法未改時之言也

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按富韓公謂客軍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之少而精而蘇文忠公亦言禁兵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月廩歲給之外又日給其芻糧三歲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無異數十萬兵三歲而一出征也國家之力安得而不竭乎彼郡縣之土兵所以鈍敝劣弱而不振者蓋見郡縣皆有禁兵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用而將吏亦莫之教訓苟

能優待郡縣之土兵豐其資糧教習訓練則彼固以歡欣鼓舞願效其力而禁兵可以漸省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餽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其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彼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又言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兵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慶歷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宋人言禁兵往來之害而欲減數以募土人者大要所見畧同蓋訓練土兵責成守臣二者乃備邊良策若千里命將而遠調四方之兵以扞邊禦寇勞費倍多騷擾滋甚此最失策之甚者富蘇二公之言最得其要領而蘇氏尤為深切可與張子之言

相發明因備録之　愚按漢順帝時賈昌討區憐等歲餘不克朝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獨以為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死亡必衆比致南嶺不復堪用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謂刻割心腹以補四肢者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民患苦之以為羌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強寇可見發將無益州郡可任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而韓文公論淮西事宜以謂諸道客兵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忸慴難便前進又其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别之思其於黃家賊事宜亦云可見此自是不易良法而小人好功喜事造作兵端以至兵連禍結荼毒生靈鬼責人非必生殃咎此古人所以不輕言兵也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登用大臣思有變更而先生年四十有八矣御史中丞呂晦

叔薦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上悅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時王安石方借復古為說故神宗聞先生漸復三代之言而悅之但不知所以復之者異耳）他日見執政執政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願與

之與去聲追與鎚同都回反古通用追 詩大雅追琢其章朱註追雕也玉曰琢金曰雕分雕琢為二蓋本毛氏傳然按爾雅於治玉璞謂之雕治玉器謂之琢又云雕謂之琢則雕琢亦治玉之通稱也蓋毛氏亦據下文金玉其相句而分屬之非雕琢正訓也故鄭箋不從而引周禮追師掌追衡笄以見治玉亦名追也 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除崇文院校書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 時知明州苗振以貪聞故命先生案問 或言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 時明道為監察御史裏行特上書言之呂與叔為撮其大旨如此 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庸何傷 詩魯頌篇曰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詩本言魯侯有善於訊囚之臣如皋陶之治獄也王安石借以折明道之言則謂如皋陶聲問之善且使之治獄亦一時

強詞耳與詩本文意別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天祺名戩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詰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易宜為公所笑然如公所為天下之士之笑之者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遂申臺不視事而待罪罷知公安縣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知音智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

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貲音咨糲音賴通作糲麤糲也即今所謂脫粟也詩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言糲米十斗舂為粺則九斗又舂為鑿則八斗又舂為侍御則七斗也字林粟一斛舂八斗為糲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斗張晏又謂一斛粟舂七斗米為糲諸說不同未詳孰是

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期音基下同衰音摧　楊氏曰按儀禮註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朱子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初年本也後朱子之家所行之禮旁親不用衰負版辟領朱子曰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亦皆用冠經但功緦之經

小耳司馬公書儀斬衰古制而功緦不古制此却可疑
廬陵李氏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不
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司馬温公曰古者既葬
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
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别為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
意也徐氏曰古之喪服自三年至九月皆有受服以初
喪之衰疎而易壞故至卒哭即易其衰而受之以成布
書儀之不言受服者以有居喪常服也家禮既不言居
喪之常服又不言葬後之受服將齊斬之衰可服至三
年期年之久乎抑葬後即除衰服但存齊衰斬衰之名
乎凡此皆朱子之偶失而後人之所當補也乃泰
溪瓊山亦竟未有補之者於此書寧無遺憾哉

祭先

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自喪惟致隆以下至此言近世喪祭之無法也

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朱子曰古者布帛精粗皆

有升數所以言布帛精粗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倉卒間難得中度者惟有買來自以意擇製之耳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始行四時之薦謂不用俗節也此二節言先生所以盡喪祭之禮者如此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總承喪祭而言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孫同遜此又言先生之所以教於家者如此聞人之善喜見顏色見音現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

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鑿音作古通用

鑿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鑿精也說文糲米一斛舂為九斗曰鑿與鄭氏鑿八說不合愚謂從鄭為是

先生急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熈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將有待於學者爾

上蔡語録云横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研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明年春秦鳳帥吕汲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

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秦鳳即鳳翔府也熙寧五年分陝西為永興秦鳳路呂汲公名大防字微仲藍田人時以龍圖閣待制知秦州乃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行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冠去聲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獨以為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講行古禮正儒生博士之事今以古今異俗為說是以古禮為不可行也故曰非儒

生博士所宜朱子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急欲正之而衆莫之助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會有疾謁告以歸先生知疾不可為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汴京至洛四百里洛至長安八百五十里長安至鄠二百六十里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潼音同　臨潼縣名在長安東九十里今屬陝西西安府熙寧十年十有二月乙亥也年五十有八葬涪州墓南之兆娶南陽郭氏有子

曰因寧宗嘉定十四年魏了翁為太常少卿請謚曰誠議者以至誠感神曰誠不可用而止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郿伯按横渠没門人欲謚為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而訪於司馬温公公以為不可而止今温公答書在伊洛淵源録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氏性理羣書稱謚曰獻未知孰是黄氏日抄云魏了翁為太常少卿定謚曰明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則近思録詳之

又曰近思録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

又曰聖賢説得語言平如大學中庸論孟

皆平易近思録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　又曰近思録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又曰近思録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　又曰近思録文字猝乍看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卦不如此仔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脉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又却只是一箇道理　又曰向編近思録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

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　又曰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録某本不喜他如此按朱子編輯小學如所引論語内則弟子職諸書都自成書則此條恐非定論然細點檢來段段皆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缺者於學者甚有益　又曰程子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薛氏曰近思録宜熟讀其間有與朱子不同者須參考

胡氏曰學者當就小學近思録熟讀體驗有所得方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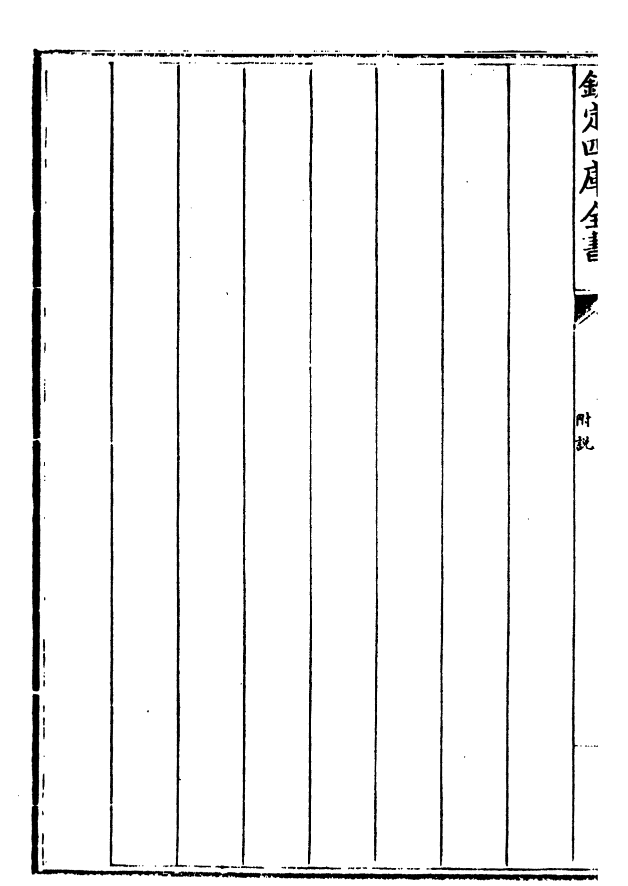
博觀古今

張氏曰學者能讀近思録方可以治經　又曰予年二十五六時求近思録不可得適賈人持至因得讀之然後稍知為學之門

姚氏曰予丁卯館錦邨有出近思録宋刻相示録中凡先聖賢與諸先生必空一字想朱子原本式也五卷末較他本多一條後於友人處得楊泳齋衍註閱之註甚約而精要亦少具書實宋刻但嫌其中多載章

句集註語蓋此時章句集註未行世而門人只以師說示學者故也但與前所見本又有不盡同者楊名伯嵒字彦瞻朱子門人愚按宋史有何氏基近思録發揮不言卷數元史有黄氏

潛近思錄廣輯三卷今皆無傳



附說

近思錄原序

淳熙乙未之夏（淳熙二年孝宗之二年也）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其先河東人五世祖正獻公徙開封祖好問始居婺州仕至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謚曰成東萊呂氏郡名東陽縣名隸浙東路婺州婺州今金華府）過予寒泉精舍（在建陽府建陽縣天湖之陽李賢曰儒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蓋以專精講習所業為義亦作精廬）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

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概粗一作初　愚按朱子以求端用力六者提挈綱維蓋有總括處有分貼處如葉氏謂求端指首卷似矣然如二卷之為學大要八卷之治道大要亦欲稍見其端緒使知所用力也況如所謂存養省察以下無非欲學者察識其端以推而廣之似不得專指首卷也至於用力處已治人分貼處尤不通之甚直不足與辨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愚按學者固不可取足於此其實四子書中切當精妙處已盡於朱子所纂取然不讀全書亦不知朱子纂取之精此如讀通鑑者不先看十七史亦不知司馬公棄取之深意蓋通鑑者治史之法而近思錄者則治經之法此乃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也

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新安本漢丹陽郡地吳孫權分置新都晉平吳改為新安宋屬江東路宣和三年改為徽州朱子世居新安之永平鄉松巖里父松為尤溪尉亡朱子年十四承遺命依劉子羽寓居崇安晚徙建陽從李延平講學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

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特使下一本有之字）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且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髙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髙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朱子曰近思錄首卷難看所以教伯恭作此數語以載於後又曰如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

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序

近思錄集註卷一

歸安茅星來撰

道體

此篇就理之本然者而言必於此精察明辨而後於道知所從入可以用力以求至焉凡五十一條　此卷乃中庸之理而大學所未及者然如曰明德曰至善曰天之明命曰峻德以至身心意知之類大學固已畧見其端特以方欲明體道之方而未暇詳夫道之體也此卷乃一一發明之蓋道之體既明而所以體道者自愈以詳審而精密矣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無宋本作无下同　太者大無以加之謂極者至極之義

以其無形之可見故曰無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柢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柢陳北溪曰老子曰復歸於無極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意各不同老子柳子康節以氣言此則專以理言也又曰百家諸子都將太極說屬氣形去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為一乃是指天地人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正指此也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此渾淪未判而道又別懸空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

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惟理之極至所以古今人物通行惟古今人物通行所以為理之極至無二理也　陳北溪曰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是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那相接處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先孰為後又曰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成理與氣為二物矣愚按易所言太極在兩儀四象八卦之先此所謂太極即在陰陽五行天地萬物之中彼處有次第此處無次第也蓋彼處在聖人畫卦上說須是以漸生出故有次第此則直就陰陽五行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言之故無次第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復扶又反　兩儀謂天地與易畫卦兩儀不同朱子曰儀匹也如俗

所謂一變一對是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者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穆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

陽自是陰陽性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即是陽非動而後生陽也動極生靜亦非別有一靜來繼此動蓋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又曰陰陽有以流行言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寒暑往來是也有以定位言者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蓋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周子偶從動處發端其實自有天地無非此二者流行旋轉不動則靜不靜則動中間更無空處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此二者蓋聖人之動即天道之元亨其靜則是利貞所以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與西銘都相貫通如云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亦即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之意但說有詳畧緩急耳吳草廬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

亦動氣機一静則太極亦静故朱子釋云太極之有動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静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静言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静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静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内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内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静之中有白底是也横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書正義曰禹

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漸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

朱子曰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又曰以質語其生之序而水木為陽火金為陰者蓋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而木火為陽金水為陰者蓋以四時而言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又曰初生水火流動閃爍其體尚虛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又曰金木水火分屬四時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晝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問向聞先生語學者五行不是相生

合下有時多有如何朱子曰此難說若會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喚做一齊有也得喚做相生也得便雖不是相生他氣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臟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注時自有次序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又曰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始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葉氏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愚按唐孔氏謂大禹謨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與

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為次大禹謨以相克為次周子此所言即洪範之次也盖亦就陰陽生五行者而言若五行相生次序則又當云木火土金水矣今俗復有金木水火土之語盖班固白虎通五行章已有之而左傳昭二十五年用其五行注亦如此為次正義云隨便而言之不以義為次也又按邵氏皇極經世書謂東赤南白西黄北黒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張氏崏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黒中方土色黄此五行之氣色色之分辨也東赤南白西黄北黒者一陽之氣色色之逓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病而黄老死而黒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苶則黄枯槁而黒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

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左傳正義云五物世所行用故謂之五行五者各有材能故傳又謂之五材釋名云五氣於其方各施行也白虎通云為天行氣故謂之五行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又曰雖云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

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語大天下莫能

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朱子曰天地方開未有人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後言化生萬物又曰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非以其全氣付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之甚者耳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增減不得而此言無極之真却不言太極曰真字便是太極真西山曰就其在人物者言之性即太極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知去聲　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

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朱子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遂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幾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註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

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
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
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
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
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
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
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朱子曰
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中
仁是動正義是靜又曰中正仁義常在此中流轉然必
倚著靜為之本如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無冬則做得
春夏不長茂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
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至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
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問不言禮智而曰中
正何也曰禮智猶說得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

尚或有不中節處謂中則無過不及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正當處也又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秀而最靈者純粹至善之性也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不合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修吉悖凶最是此篇喫緊處而其本則主於靜

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死生一作生死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説　立天之道三句見易説卦傳原始反終二句見易繫辭上傳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為事作長為生收斂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楊子所謂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又曰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又曰仁義中正既知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關鍵蓋禮則仁之著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又曰說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蓋仁本是柔然却是發出來者便是剛義本是剛然却收斂向裏者便是柔仁之體本静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此即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又曰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一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張乖崖說斷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意蓋如此朱子曰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便是形而下者屬

陰若是陽時便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衰減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返終之理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周子手是圖以授程氏兄弟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必有微意焉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問孔門工夫皆切已做去朱子曰此亦未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　愚按易上下卦各三畫而此圖左右方亦各外中內三重者蓋天地人三才至極之理自然

而然而非聖賢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周易本義謂六爻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則此圖左方外中二重為天右方外中二重為地左右方內一重為人又細分之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左方外一重為陽中一重為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右方外一重為柔中一重為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左方為仁右方為義問左方屬天右方屬地固矣人則兼左右方言之何也曰得天地之理氣以成性與形故自不能離天地而獨立也

◎此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

☽此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此陰中之陽陽動之根也　愚按此就右方之白者而言

◎此陽中之陰陰靜之根也　愚按此就左方之黑者而言

水 火 土 木 金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此陽之變也

此陰之合也

(水)陰盛故居右　(火)陽盛故居左　(木)陽穉故次火　(金)陰穉故次水　(土)沖氣故居中　愚按凡圖解大小

並指太極具水火木金土各有一小○色之即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具性性者即太極也餘○放此黃勉齋曰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此陽變陰合也水右火左而此以交係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生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愚按動而陽靜而陰即兩儀也陽之動陰之靜與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則四象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易之天一地二云云而八卦之所由成也

○

◎

水 火 土 木 金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

○

五行之生各一具性而五行各一太極無假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

愚按舊本並作||| 但細按似與原圖及朱註所謂經緯錯綜者不合因為正之具下○者即上所謂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而五行各一太極者是也又按〻自左而右即從上陽之變者直下〻自右而左即從上陰之合者直下相連不斷以間以水火字故似爭中斷另起耳 ○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朱子曰在動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愚按氣化者謂未有人種陰陽之氣凝結而成者也 ○ 萬物化生 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愚按形化者謂既有人種後交合而生者也與上成男成女並無人物在內 以上悉本朱子圖解 朱子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周子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

則先天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
亦自一而二為剛柔自二而四為剛善剛惡柔善柔惡
遂加其一為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
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劉靜修曰
先天太極之圖其理實未嘗不一也先天圖之左方震
一離兑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離兑
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先天圖
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
也其坎艮為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
蓋凡陽皆乾凡陰皆坤其左方皆離之象右方皆坎之
象先天之與太極圖一也故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
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即生水火也河圖亦然其中宮即
所謂太極無極也其奇偶即所謂陰陽也其東北陽之
二生數統陰之二成數即先天太極圖之左方也其西
南陰之二生數統陽之二成數即先天太極圖之右方
也其水火居南北之極亦猶先天太極圖之坎離水火

各居左右方也愚按夫子所言太極亦但就儀象卦畫上言耳周子又就中推去見得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且於其中指出無極示人則其理愈精而言愈廣矣然要之說個太極便包個無極在內說個易有太極便包個天地萬物之太極在內則夫子之言實足以該周子之言而周子之言亦無非發明夫子之言也朱子實始尊信而表章之其功偉矣陸氏曰正蒙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此二句就人上說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峯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

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以朱子九峯之言觀之則知張子此四語倫一篇太極圖說之意由太虛有天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者言之所謂一故神也由氣化有道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者言之所謂兩故化也下二句則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下之事但濂溪分氣為二曰動曰靜而太極在其中不離乎動靜亦不雜乎動靜横渠分氣為二曰虛曰氣而以太虛為不雜之太極太和為不離之太極所以朱子謂其落在一邊又謂其有未瑩處然朱子又嘗謂其議論極精密則此固猶無礙惟所謂氣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朱子謂其流乃是箇大輪廻此則與程朱不可合者也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朱子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無有不善及其應事始有照管不到處置失宜處蓋合下本但有善惡是後一截事

幾善惡朱子

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朱子曰通書每説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但於此看破便斡轉也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惟精惟一克己復禮即其事也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每説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説豫字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朱子曰幾善惡德則但就善者言之為聖為賢都從此五者做就仁義禮智信德之體愛宜理通守德之用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恭虛齋曰此雖似皆以用而言然以五者並列又有德字冠於其上則其理自明韓子以其發用之地而目為道體之全自不可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朱子曰性者獨得於

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

發微不可見

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朱子曰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發之微妙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充之周徧而不可窮也神則聖人之德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又曰發字充字就人看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　問誠幾神學者當從何入朱子曰隨處用工夫誠是存主處幾是決擇處發用處是神然緊處在幾黄勉齋曰此一段只把體用二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伊川先生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說見中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二語易繫辭上傳文也朱子曰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感發處如何得似聖人中節　按此條今見遺書暢潛道本列文集誤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寂然不動是也　朱子曰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本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朱子曰此言情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何如一作如何　見伊川與呂大臨論中書呂氏以伊川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之說因以書問而程子

答之如此　朱子曰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說蓋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又恐學者以心為已發而不知有未發時涵養之功故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如此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　乾之之乾易傳作天無易傳作无後凡遇傳之無做此　乾彖辭朱子曰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又曰性情是天愛健處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易傳下同　道兼理與氣而言如下文形體主宰功用妙用性情皆是形體以氣言如所

謂天之蒼蒼是也主宰以理言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也功用造化之有迹者以二氣之屈伸往來者言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以屈伸往來之不可測者言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心即天之主宰處也然所謂主宰者亦即是理非心之外別有理理之外別有心也黄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横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乾彖傳偏言者不全言也必合義禮智仁字之理方全今就其中分言之則仁只是四德之一所謂偏言也若專言之則舉一仁而四德都在其中故曰仁者人心之全德全者兼義禮智而為言也朱子曰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又曰偏言之者如惻隱之類專言之者如克己之類

然即此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陳北溪曰禮義智亦是心之德而不可以心之德言者如家有兄弟四人稱其家者只舉長兄位號而言則下三弟已包在內矣黄勉齋曰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德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愚按從黄氏之說推之言仁禮而不言義智者仁包義禮包智言禮義而不言仁智者禮即仁之秩然處義即智之分別事理各得其宜處蓋義禮智皆從仁流出無仁則生意已亡義禮智便都沒有故有時不言仁而衆善自從仁以出不能離也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獨尊也朱子曰文王只是說大亨利於貞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自不同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同上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為物言之謂之命以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命猶誥勑性猶職任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乾文言傳曰與鬼神

合其吉凶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陸氏曰迹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隂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將有之有易傳作見復扶又反下為復復生音服餘同此間如字　碩果不食剝上九爻辭果中有仁則天地生生之心存故有復生之理間不容息出淮南子原道訓篇　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

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死為消陽生為息息有止義而訓為生者蓋一事止則一事生中無間斷亦剝盡復生之意也十月為陽見爾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三十分而成一畫剝之陽畫於十月小雪為純坤然陽於小雪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則坤固未嘗無陽也但始生甚微不能成一畫耳須積漸生去至冬至終滿得三十分而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遂一旦都復所謂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也又曰陰亦然以夬乾姤推之可見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參贊裁成之道蓋扶陽抑陰長善消惡進君子退小人自是理當如此如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在上不容他出而有為耳愚按董仲舒謂十月純陰疑於無陽故

謂之陽月四月純陽疑於無陰故謂之陰月觀此則四月亦有陰月之說程子以為聖人不言者蓋特據爾雅及易文言傳而言耳　饒氏曰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子始發之然但言其理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剥之陽剥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絶續之際果無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為愈信矣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兩乃字下並當有見字朱子謂動是見天地之心不是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謂無天地之心

流行固自若也但人不見耳愚按遺書謂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然則程子固已言之矣蓋此為易傳脫誤無疑也　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爭下謂初六畫初最居下故曰下也端緒也陽初復尚微故以端言之過此則陽氣浸長萬物蕃盛天地之心反不可得而見矣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李氏曰一陽復於下程子以動而言也利貞誠之復周子以靜而言也以靜言者於坤爻指其所歸之地以動言者於震爻指其所動之處所歸之地利貞之德所動之處又元之德也言異而意同矣朱子曰王弼亦以靜而言然以卦爻之意推之自當以伊川之說為正又曰學者但如初九象傳所云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為最要切處若云須窺見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又是添却一事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復六二象曰休復之吉以

下仁也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公於下仁上見得仁天下之公有仁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由此出故曰善之本也徐進齋曰仁謂初剛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李閎祖曰天下之公是無一毫私心善之本也是萬善從此出 愚按朱子謂此語寬而不切蓋程子本但就下仁上言之故如此寬說朱子取之則直以仁之德言矣與易傳本旨微別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所感易傳無所字所以不已也以上咸九四傳末二語則彖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節傳也有感必有應總天地萬物之理言之凡有動五句所以申明有感必有應之意蓋此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默而觀之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子曰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所以才動便應凡人一噏一覺一出一入一語一默以至盛衰治亂無不如此問感應工夫於學者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繫辭傳所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此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乃常道也以上恒彖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傳其天地常久以下則下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節傳也天地常久之道以造化言如晝夜寒暑之類是也天下常久之理以人事言如出處語默之類是也朱子曰隨時變易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亦不得父子固親親而所謂命士以上異

宫則又有變焉又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宋薛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又曰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恒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上六傳下愚不移說見論語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漸音尖進下原書有也字自暴自棄說見孟子拒之以不信者謂其無有此理也絕之以不為者則知有此理而謂已之不

能為也朱子曰自暴者有强悍意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為　朱子曰以夫子之言觀之人固自有不移者而程子則以為無不可移蓋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夫子本但以氣質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辯也程子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力可以為善而絕之而不為非下愚而何　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

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上六曰小人革面在物為理處物為義艮彖傳程子以順理合義解動靜不失其時因復言此以明理義二字之意事物各有當然之則而在物言之則謂之理就吾之所以處之者言之則謂之義陳北溪曰理是體義是用理是事物當然之則義則所以處此理者陳潛室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吳草廬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 呂氏曰湛甘泉改作在心為理便是義外之病若以物為外是分內外之道非皆備之旨也又曰禪學最怕拈著理字後來便要拈理字以明其非禪只打開物字則理字便好活用此正僧果教張侍郎所謂即用儒家言語改頭換面接引人去之術也姚江格物之說正是此法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

孰能識之經說下同　易繫辭傳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動而生陽則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無以為春不貞則無以為元就此言之又自有先後也　愚按程子於咸之感應恒之變易復之見天地之心皆以歸之知道者而於此復云然蓋其所以感應所以變易天地之心之所以見者無非道也亦無非太極之陰陽動靜也必於此有默契焉而後於天地生物之心天下感通之理天地常久之道靜觀默識而有以自得之矣

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論語說失正理以心言無序不和以事言也朱子曰仁固是正理然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必以正理從人心上言之方說得仁字全蓋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

而和不然而此心一放只是以人欲私心為之安得有序安得有和又曰如義禮智皆可謂天下之正理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分音問　遺書下同　天地二句以其在物者而言君臣父子二句以人之所以處物者而言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九三文言傳對越在天詩周頌清廟篇之辭也忠信則所為皆實故德自進乾天也終日乾乾則終日對越在天矣越於也朱子曰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便是終日乾乾　此一節釋終日乾乾之義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

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無極而太極也體體質也猶言骨子也該體用而言靜而動動而靜所以為易之體也易者陰陽錯綜變易之謂而其所以能陰陽變化者道也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下三句說見中庸章句程子嘗言吾儒本天於此可見　朱子曰其體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謂之道在人則性也其用謂之神在人則情也其體三句就在天者而言其命於人三句則就在人者言之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中庸性道教皆就理言然人亦有明知理之當然而或不免於疑懼而不能以有為者則氣之未充也孟子又於其中發揮出浩然之氣蓋此氣一生勇往精進無復疑懼從此直上自有以全夫天命之本然而性可以盡道可以凝即教亦可以自我而立矣四子書中精蘊不外是四者程子指出示人學者其詳究

馬

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只音止俗讀若質者非夫音扶著直酌反後倣此語類以此條為伊川語

上文說道已盡此以見道體無所不在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無非此理因復引易傳之言以明之大小大事宋時方言猶云多少大事也後倣此不繫猶言不拘也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蓋若以有形無形言之則是物與理相間斷也明道所以謂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又曰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總是須於事事物物上見得此理然後於已有

益所以大學不謂之窮理而謂之格物與端將道理說作玄妙空虛之物而以人事為下面粗濁者故都欲擺脫去也　此條總發明所以終日乾乾之意　以醫上二條以原書不分二先生語今仍之後做此

書言手足痿痹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痿音威痹音秘從畀予之畀與爾雅鷯鶉雄鶛牝痺之痺從卑者別彼平聲此去聲也今四書大全本從卑音畀者誤痿痹張揖曰不能行也內經痹論篇云皮膚不營故為不仁又曰痹在於肉則不仁痿論篇云肌肉不仁發為肉痿又云痹而不仁發為肉痿痿與痹分為二程子概舉而兼言之又專屬手足亦約畧言之耳陳定宇曰仁

者之心視人物即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不至不然則私意間隔與人物自不相連屬矣 朱子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是仁然便將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作仁不得蓋如此只說得仁之軀殼必須實見得為已方為親切黄勉齋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

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聖下呂本無人字遺書有令平聲明道語 問程子作一統說先生作二段說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愚說如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屋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又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

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欲曉得仁名義須並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生之謂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性即氣者見性之不能離乎氣也氣即性者言氣以成形而性即附於其中也　按告子以氣為性猶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程子却引來見人生以後便已離氣不得與告子語意大別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朱子曰理字只作合字看猶言理當如此承上文而言性既離氣不得則人之生也自不能無善惡之殊矣然非性中本有此善惡二者相對而生見性本有善而無惡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本註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

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克岐克嶷見詩大雅生民篇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後果然事詳春秋左傳若敖即子文之祖也與欒武子所謂訓之以若敖蚡冒之若敖別蓋彼乃楚武王之祖熊儀也承上文而言性既本無不善矣而有自幼而善不善異者非其性之有不善也蓋因氣稟昏濁性遂為所汩沒以至於此耳要之雖為所汩沒而其本善者固未嘗不在也朱子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者而惻隱便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者而剛斷便是惡然其原却從天理上來只是為人欲翻轉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所當殺之人豈不是天理又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底水緣何有此又曰如墨氏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至於無

父豈不是惡然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上上聲才本作纔宋徐鉉曰古亦用才為纔始字晉謝混傳才小富貴便隳人家事古通用財裁字後倣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見禮樂記篇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生字已自雜氣質言之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才說性性字雜氣質與本然之性說便已不是性性字却是本然之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孟子言下遺書有人字夫音扶　繼之者善見易繫辭上傳此以上言本

然之性　朱子曰易所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引來又在性之後說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蓋此發見處便見本原之至善不待別求若可別求則是人生而靜以上却容說也陳北溪曰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之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

也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見人之氣質不同有如此者朱子曰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汙者氣質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自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質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却俗卻字此一節言人能變化氣質則本然之性可復也朱子曰人雖為氣

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問水亦可以澄治曰舊有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可見水亦可澄治但減些分數耳　渠氏曰前以性之本然者言則曰相對而生此從性之發見處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分音問與音預

此一節見學者所以求道與聖人所以為教皆一循夫天命之自然而不得有所加損類以此條為明道語

於其間也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但非論語本文之意

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周茂叔看此亦就物之初生時觀之說見下文朱子曰此即周子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但亦只是偶然如此便說出來示人不是有意專要去守看生物氣象也

明道先生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長張丈反元者善之長見易文言傳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榦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又曰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從此中來仁義禮智亦皆善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此中出

耳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軀殼也洛中語朱子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此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是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又曰彌滿充實無空闕處如刀割著亦痛針剌著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排俗語猶言布置也然莊子大宗師篇已有之朱子曰程子謂無獨必有對要之獨中亦自有對如棊盤路兩兩相對末猶中間只空一路若無對者然却對那三百六十路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又如土亦似無對然却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敬齋曰一物之中各有兩儀如天本屬陽而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

中者天

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性敬而無失最盡當去聲　亭亭當當俗語也引以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言發則不可謂之中也敬不是中但能敬而無失即所以全其未發之中也朱子曰中只是渾淪在此萬事萬物之理都從此中出故曰大本若昏昧放逸而或失之則不是所謂中矣以上並明道語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此因左傳子産之言而論之如此公私以心言只是私心所以明人心不同如面之故也公則一循夫義理之當然而不得意為豐約故一私則各隨其義之所便安而不循上下之分故萬殊　按呂氏童蒙訓亦載此條語少異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灑上聲又去聲

埽去聲　齊氏曰洒埽如內則所謂雞初鳴洒埽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如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咡詔之則揜口而對之類是也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洒埽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又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怎津上聲事事物物葉本作凡事物　說見孟子怎麼俗語辭猶言那箇安排說見前朱子曰聖人義精

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殆愈執而愈失矣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

問時中如何伊川先生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須從彡俗誤從水作湏按說文湏古文沬字有妹誨二音與須臾之須別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過平聲此蘇

季明問而程子答也問禹稷過門不入如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如洪水之患不甚為害未遂至傾國覆都自當過家見父母不然而君父危亡之災急於奔救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无俗誤作无无音寄飲食氣逆不得息也與有无之无異

朱子曰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為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李邦直名清臣魏人紹聖初為中書侍郎廷試發策首倡紹述之說國事遂變尋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徐仲車名積楚州山陽人以聾疾不仕後賜謚節孝處士陳北溪曰誠字後世都説差至伊川謂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朱

予又加以真實二字愈見分曉後世輒以至誠二字加人只成箇謙恭敬謹意不知至誠二字惟聖人可以當之豈可輕以加人

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沖沖通用眹從目直引切在軫韻與從月者音義俱別眹直稔切在寢韻我也從舟省

沖漠漻靜貌眹幾微萌兆也森然參差布列貌言沖漠至靜之中萌兆尚未發動而萬事萬物之理已森然備具於吾性之中然則雖未應事接物而具所以出而應接者具理固已無弗具焉及其出而應接亦即其沖漠無眹中充然具足而初無待於外求者也又豈可以先後分乎　朱子曰未應固是先卻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卻只是未應時理又曰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眹也若形而上下便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間若只是一物卻不須更說

一源無間也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安排見前轍車轍塗轍猶言規矩尺度蓋古者車之轍迹有一定之度故云此以明上文之意不可道上面無形無兆是未應不是先也不是待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是已應不是後也　朱子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此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此流出去一一各足無無有欠闕皆自然而然不是待人旋安排粧點也　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此以明上文一貫之意言事雖千頭萬緒而其理初無有二也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

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

復挾又反下復生之復同　百理指天地造化之理而言如下文屈伸往來皆是首二句是統人之一身言之鼻息之間又其最易見者故特指以示人夫子遠取諸物而於川流此近取諸身而於鼻息其義一也學者能於此驗之而天地萬物之理可不必遠求而得矣　朱子曰此為横渠形潰反源之説而發也

問屈伸往來氣也而程子曰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

如復卦言七日来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日即月也猶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也以卦配月則自

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凡七月也程沙隨鄭亨仲陸庸成並云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陽來之期曰七日言陰來之期曰八月朱子亦謂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王伯厚曰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言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者以陰始生也又曰復所謂七日其説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程朱並取自姤至復之説李子思曰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朱子曰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死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往往更不由造

化生生必無此理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甚猶何也朱子曰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而言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又曰物固有自內感者亦有自外感者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以至一動一静一往一來自相為感便是內感如有人自外來喚自家便是外感如此看方周徧平正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退之韓氏名愈南陽人南陽今懷慶府修武縣後漢志所謂故南陽泰始皇更名修武者也唐貞元八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謚曰文朱子曰自二程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專務言仁而於操存涵養之功不免有所忽畧故無復優柔饜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所以為說怳惚驚怪弊病百出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又曰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深察也

問仁與心何異此劉安節問也

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陳潛室曰以心為仁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以穀種為仁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其陽處發動生出萌

芽便是惻隱之情也又曰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絶播種而便萌蘖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隱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指於二者之形也孟子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謝氏因程子有手足痿痺為不仁之說故以有知覺識痛癢者為仁覺則可以得其固有之仁而不可即以覺為仁也人則無不具此固有之仁而不可即以人為仁也以覺與人為仁與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相似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是智之用仁統四端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人則

只是形質而已故仁者人也仁不在人之外然便以人為仁則不可朱子曰學者實欲求仁莫若力行之近惟不學以明其理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患矣若欲曉仁之名義不若且將愛字推求如見得仁之所以為愛與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諸葛氏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

性即理也朱子曰在心謂之性在事謂之理蔡虛齋曰理指心中之理而言故為性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自下呂本無來字樂音洛中並去聲凡言上葉本有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十字此唐棣問性如何

而程子答之如此

本註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

本註以下葉本無之今從諸本增易傳大有卦之彖傳也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又曰性即理也一語攧撲不破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蔡虛齋曰程子先善後惡之說固好然亦有不盡然者如邪正災祥曲直之類蓋從語言所便久之遂為不易之成語耳愚按如晉六五爻辭失得勿恤繫辭上傳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下傳以明失得之報之類皆先失後得則程子之言似不必盡拘也

問心有善惡否此劉安節問也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

謂之心姚氏謂義當作物字今從之其實一也言其本無有不善也蓋上三者之本善人知之而心則以為雜於形氣之私而不能無不善故程子特明其為一以見心之本無不善也本善指心之本體而言既發承發於思慮而言不可謂之心謂不可謂之心之本體也　朱子曰謂既發不可謂之心亦記者之誤程子論心惟答呂與叔最後一篇為盡而張子所謂心統性情亦為切要若前所謂心指已發而言之說則與此正相反而昏失之矣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此又以水明既發不可謂之心之意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陳北溪曰才是才質才能才質以體言才能以用言也孟子以其從性善大本處發

來故以為無不善要說得全備須如程子之說方盡朱子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人有聰明通達事事理會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正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能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清也推此類求之自見又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絶相近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也以上並伊川語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也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伊川語　心指仁而言蓋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

之以為心者故不曰仁而直曰心也觀下惻隱之心句可見但上三句統就天地萬物言之惻隱句只就人身上指其發見處言耳有惻隱之心故凡疾痛疴癢觸著便動自然生意周流無間故曰人之生道　朱子曰心生道也句恐有闕文蓋此條出張思叔附師說後中必是當時改作行文所以失其本意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坱于黨反聚散呂本作聚結形葉本作行誤粕匹各反莊子天道篇作糟魄　正蒙下同　坱然盛大氤氳之貌升降飛揚指氣之流行者而言下文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

皆此氣之升降飛揚者為之也虛實動靜氣機所以發動者也故曰機是言其用陰陽剛柔萬物所從以出者也故曰始是言其體以上言其未成形者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矣感遇聚散言陰陽清濁之氣相感相遇或聚或散而後各得之以成形如下風雨霜雪之類是也糟酒滓也粕許慎云已漉麄糟也煨燼火餘也無非教也言無非天地所以為教者也 朱子曰升降飛揚以下五句說陰陽之兩端其感遇聚散則是說游氣之紛擾也又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流行之意紛擾參錯不齊也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是指陰

陽交會言之蓋氣之用也其下二句則就其分開處說是言氣之本又曰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晝夜運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分擾者便是游氣陰陽循環如磨游氣如磨中出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循環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又曰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　朱子曰張子說似稍支離當云陰陽循環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天為物之體蓋物物皆具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此明仁體事而無不在之意高氏曰三百三千無非肫肫之仁自然流出不然則皆虛文而已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王音往　昊天四句見詩大雅板之篇出王出入往來也游衍游行衍溢也言天道無往不在以明上文體物不遺之意　朱子曰此亦但言本體如此及行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皆是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二氣之屈伸往來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也問前載伊川說今復載此似乎重也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類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然此語尤精蓋程說但只渾淪在這裏此則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息生息也游者散之以漸之意伸是氣之方長者歸是氣之已退者

朱子曰人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病死之人此氣消耗已盡豈更復能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而子孫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此等處自是難說惟橫渠說得好又極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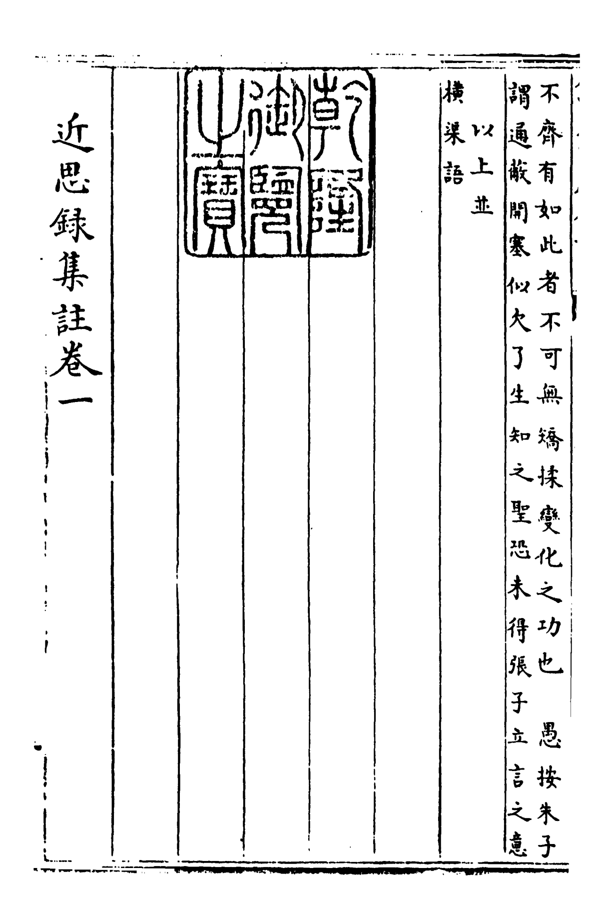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性為萬物一源非有我得私言道本如是也但人隔於形氣之私而不能無彼此之間故惟大人為能盡之耳立必俱立四句正大人所以不私其性而能盡道之實也葉氏曰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易說 易繫辭上傳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朱子曰神化二字惟横渠推得極好但時以伯恭不肯全載後來及與他添得一故神横渠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此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也兩故化自註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然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李先生云舊理會此段不得以身去裏面體驗方見得平穩因知為學須如此下工夫直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

心統性

情者也語録下同　統猶兼也朱子云如統兵之統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是統性也隨感而應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焉是統情也朱子曰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從情上見得心又言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從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此性情故性情字皆從心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別並必列反易音異　塞者牢不可開謂物也厚者開之難謂愚也薄者開之易謂智也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所謂及其知之成功而一也惟聖人氣質清明德性純粹固不待於開而自無所蔽其餘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殊故特言此以見氣質



不齊有如此者不可無矯揉變化之功也　愚按朱子謂通蔽開塞似欠了生知之聖恐未得張子立言之意

以上並橫渠語

近思録集註卷一